番禺屈翁山先生撰

廣東新語

文滙堂藏板

拾芥園發兑

[redacted]

番禺屈翁山先生撰

廣東新語

廣東新語卷六

分目

神語

雷神　颶風神　羅浮山神

海神　南海神　南海之帝

真武　五帝　五穀神

不穀夫人　伏波神　飛來神

天妃　龍母　斗姥

西王母　花王父母　金華夫人

東莞城隍　祭厲　綠郎

二司

廣東新語卷六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譔

神語

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神端冕而緋左右列侍天將一輔髦者捧圓物色堊爲神之所始蓋鳥卵云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及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像其在堂後則雷神之父陳氏鈇也志稱陳時雷州人陳鈇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犬甚靈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而九耳俱動鈇

大喜以爲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犬圍繞不去異之得一巨卵徑尺攜以歸雷雨暴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嘗入室中乳哺鄉人以爲雷種也神之天建三年果爲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沒神化大顯民因祀以爲雷神此事誕甚然厥初生民皆繇氣化鳦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姜嫄神聖之生天必示之怪異況雷於天地爲長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於霹靂爲天地始陽所孕理誠有之況雷與龍同體其從龍而伏也則在山從龍而起也則在田雷者龍之聲也電者龍之光也龍本卵生故雷神

亦卵生卵不從天降而從地出又所謂雷出地奮也又雷與風牝牡也雷風相薄雷之精入於風之血故卵生焉卵得乾之初氣故為雷子其生於雷州則以雷州乃炎方盡地瘴烟所結陰火所燻舊風薄之而不散滇海蕩之而不開其駭氣奔激多鼓動而為雷崩轟砰嗑倏忽不常故雷神必生於雷州以鎮斯土而辟除災害也廟名靈震創於陳禋祀於偽南漢賜王爵於宋明初改稱雷司定祀上元俾雷神子孫世守之歲之二月雷將大聲太守至廟為雷司開印八月雷將閉藏太守至廟為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

雷禱而得雷公之墨光瑩如漆則以治邪魅驚癎及書訟牒得雷屑或霹靂礁則以辟嬰兒驚以催產霹靂礁一名雷公石郁溪云天地之初雷起於地中則起於水過中則起於石起於石雷之最迅烈者故曰介介于石不終日介者言乎雷起于石之介也夏間雷雨驟發多在午後而皆不終日是其驗云又邵子云石爲雷而龍常生石中龍之生即雷之生也雷以石爲胎其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於人間故爲雷公之石也

颶風神

粤在離方颶者離風之鬱而不得出火氣暴發而

爲災患者也粤歲有颶多從瓊雷而起離之極方也故瓊雷皆有颶風祠其神颶母有司以端午日祭行通獻禮誠畏之也颶者具也颶一起則東西南北之風皆具而合爲一風故曰颶也曰母者以颶能生四方之風而爲四方之風之母分其一方之風可以爲一大風故曰母也又巽爲風乾之長女主之雷以復萬物之性有父之道故曰公風以復萬物之命有母之道故曰母也大風爲母而微風則曰少男少女也起於澤爲少女風起於山爲少男風而皆以颶爲之母又巽爲風主巽者月與水之本月與水皆生於風故曰母或曰颶母卽孟

婆春夏間有暈如半虹是也此蓋以虹爲颶母也
然婆卽母也

天地之神莫大乎雷風雷風者所以生日月者也
事雷之神所以事日事風之神所以事月而雷之
神在雷州風之神在瓊州以二州南之極也南之
極其地㝡下雷生於地之㝡下而風從之故雷與
風之神在焉

羅浮山神

羅浮巍然高大蓋昌黎所謂㝡遠而獨爲宗其神
必靈者也考羅浮自安期生始遊而靑精先生繼
之故茅君內傳云羅浮山洞名朱明耀眞之天靑

精朱靈芝治之今山中伏虎巖上有朱子庵葢青精之所嘗居青精者羅浮始開闢之人故居人稱之曰青精君而號華子期曰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傳用里先生弟子居羅浮玉源玉源在分水嶴所謂泉源福地也他如陰長生居鐵橋葛孝先居飛雲頂鮑靚居酥醪觀葛稚川居麻姑峰下單道開居石室蘇玄朗居青霞谷軒轅集居蛇穴是皆羅浮君所與共治斯山者羅浮君亦稱四百三十二君葢山之神也羅浮君每嘗出見陳武帝時見於大石樓上長三丈所通體皓然衣服楚麗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於晉著於唐唐玄宗嘗於五

龍堂南築壇以禱使道士申太芝主之又於都虛
觀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爲令歲十月下元長吏
醮山以禮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寧奉祀有慶雲
起於祠所五色輪囷繪圖以奏謂爲太平之應而
先朝永樂中遣官設醮瘞所降玉簡於觀中蓋皆
以羅浮之神絕靈爲望秩所必先焉者也葛稚川
云羅浮乃正神所居中多地仙之人可以避難若
有道者登之則山神援助其藥必成故今入山者
或是賢哲山神輒遣五色鳥相迎或有異雲鬱起
如旛幢華蓋以覆導之而神亦嘗遣啞虎巡山不
使怪物爲害予二十年間數數往來蓋未嘗佩五

嶽之圖服雄黃之粒以辟除不祥也

海神

溟海吞吐百粵崩波鼓舞百十丈狀若雪山嘗有海神臨海而射故海浪高者旣下下者乃復高不爲民害父老云凡渡海至海安所聞濤聲哮吼大地震動則知三四日內有大風雨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渡則攖海神之怒又云凡渡海風波不起島嶼晴明忽見朱旗絳節驂鸞雙螭海女人魚後先導從是海神遊也火長亟焚香再拜則吉其或日影向西巨舶相遇帆檣欹側樓舵不全或兩或三時來衝突火長必舉火物色之舉火而彼

不應是鬼船也火長亟被髮擲錢米以厭勝或與之決戰不勝必號呼海神以求救海神甚靈嘉靖間有渡瓊海者見海神特立水上高可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麗衆驚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過有光景經久不滅次日有三舟復見大課拒之風波大作舟盡覆語云上海人下海神蓋言以海神爲命也粵人事海神甚謹以郡邑多瀕於海而雷州出海三百里餘瓊居海中號特壞每當盛夏海飆颶作西北風挾雨大至海水湓溢十餘丈漂沒人畜屋廬莫可勝計蓋海神怒二郡民之弗虔也故以生人餉蛟魚蛟魚食之而弗饜又爲之噓噏鹹

雨放為鹹潮使水鹵積於洋田逆流萬頃禾苗朽爛數年而不可復畊以病二郡之民也噫嘻民之生長於雷瓊其不幸若是然今粵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聞者祀二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翻云祝大也融明也南海為太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開炎天故曰祝融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門東溯湯谷朝曦初出輒見樓殿浮浮如貝闕鮫宮隨潮下上每當天地晦冥鯨呿鼉擲颶風起乎四方霧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號皆願少緩須臾之死以請於祝融其聲未乾忽

已天日晴朗飄行萬里如過衽席而天妃神靈尤異凡渡海卒遇怪風哀號天妃輒有一大鳥來止帆檣少焉紅光熒熒繞舟數匝花芬酷烈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濟又必候驗船燈燈紅則神降靑則否其祠在新安赤灣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數峰壁立爲案海上一大觀也凡濟者必禱謂之辭沙以祠在沙上故云而二伏波將軍者專主瓊海其祠在徐聞爲渡海之指南蘇子瞻云自徐聞渡海適朱厓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帶耳艤舟將濟股栗魂喪相慶再生咸以伏波爲恩我李伯紀常禱於二將軍北得生還乃書子瞻所作

碑刻石祠中祠有二正祠爲新息別祠爲邳離

南海神

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大門內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則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韓昌黎碑在東廊宋循州刺史陳諫重書神自唐開元時祭典始盛嘗册尊爲廣利王歳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書御名宋真宗錫王玉帶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耳靑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鉤䚢𦂑韍素單大帶錦綬劍佩履襪內出花釵九株䄂襹簪鏁署曰賜明順夫人明順者王之夫

人皇祐所封號也元時數遣使奉錦幡銷金幡金銀香盒吳萊古蹟記言南海廟有玉簡玉簫玉硯象鞭林靄所獻銅鼓面濶五尺臍隱起有海魚蝦蟇周匝及宋眞宗所賜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賜黃金香盒重十六兩黃綾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于官庫齋至神前祭畢復歸藏焉其禮器柷一籩四豆四簠二簋二爵三鉶如爵之數篚一尊一羊豕函各一祭品羊一俎豕一俎和羹三鉶帛一篚黍稷二簠稻粱二簋棗栗鹽藁魚四籩韭葅醓醢鹿醢四豆皆有司存廟向無祭田宣德

間吾從祖蘿壁秋泉南窓三公始施田六頃六十八畝在波羅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魚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積子母相生今又增數頃矣廟中有道士一房僧一房收其租穀歲仲春十二十三日有事於廟蘿壁子孫主道士秋泉南窓子孫主於僧予從兄士煌有碑志其事而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一舸隨潮瞬息可至以有祭田之供輒視之為家廟焉而沙亭亦有南海離宮高曾之所俎豆靈怪之所憑依世修其祀罔或懈蓋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嶽之下者祠南嶽亦庶民之禮也井僧也予嘗為文以祭

曰洪惟靈德重潤南中莅莅百越潮汐咸通火膏滋沃金氣冲融洋洋發育天一之功三門以外浩淼如空天墟灑北日毋浮東君王百谷莫不朝宗扶胥南岸有廟巃嵸高陽苗裔俎豆其恭此方士女所恃離宮天吳海怪飲食咸豊鹹波不溢禾稼芃芃分龍有雨怒颶無風清和春仲遠近來同波羅望拜相應雄鐘虡申禮薦以達玄聽

南海之帝

予嘗於南海祠書額曰南海之帝蓋以家語云水火木金土是爲五帝又莊生云南海之帝爲儵故也南海之帝實祝融祝融火帝也帝於南嶽又帝

於南海者石氏星經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是也司火而兼司水蓋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後火生于外火非水無以爲命水非火無以爲性水與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爲水火之帝也其都南嶽故南嶽主峯名祝融其離宮在扶胥故昌黎云南海陰墟祝融之宅海在南而離宮在北故曰陰墟也體陰而用陽天之道故以陰爲宅也四海以南爲尊以天之陽在焉故祝融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帝河伯之上

祝融赤帝也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

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是也正義云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赤熛怒者火赫赫炎炎之象火者南人之命南人之事赤帝蓋事火也事火者事其命也歲之冬日必爲火清之醮以荅神庥龍車冕服極其珍麗爲之所在皆然

眞武

吾粵多眞武宮以南海佛山鎭之祠爲大稱曰祖廟其像被髮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劍豎前一龜一蛇蟠結左右蓋天官書所稱北宮黑帝其精玄武者也或即漢高之所始祠者也粵人祀赤帝並祀黑帝蓋以黑帝位居北極而司命南溟南

滇之水生于北極北極爲源而南滇爲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粤固水國也民生於鹹潮長於淡汐所不與黿鼉蛟蜃同變化人知爲赤帝之功不知爲黑帝之德家尸而戸祝之禮雖不合亦粤人之所以報本者也或曰真武亦稱上帝昔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爲太乙鏠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即上帝也漢武激靈於上帝而南越平故今越人多祀上帝

五帝

漢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嘗令越巫立越祝祠

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至今越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菑祥者所在皆然諸小鬼之神者無貴賤趨之況於五方之帝及五嶽神不更謟事乎哉吳廷舉知順德嘗禁淫祀其言曰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當祀而祭杖頊行龍山龍江見五嶽廟中禺五帝冕而執圭夫五嶽視三公諸侯在其域內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郊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譏之況庶人乎淫昏之鬼克斥閭巷家爲巫史四十保大氏盡藂祠矣歲時伏臘醵錢禱

賽椎牛擊鼓戲倡儛像男女雜沓忽祖禰爲出門之祭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至攻剽嚚訟之徒資以決筴是奸盜之主而禮法之蠹也知縣不佞有人民社稷之寄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罪則在予四十保淫祠悉毁之其材以修保之亭壇有餘輸縣營繕象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於我政人得罪求跣鬼神無及已於是毁淫祠八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不辯善淫而以其睚眦報愧淫鬼矣

五穀神

晉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

負五穀而來止州廳上其後州廳梁上圖畫以爲瑞號廣州曰五仙城城中坡山今有五仙觀春秋粵人祈穀以此方穀爲五仙所遺一仙遺一穀穀有五故爲五仙而五仙當日復有豐年之祝故皆稱爲五穀之神州廳之繪以重穀也城名曰五仙亦重穀也

禾穀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穀夫人或以爲后稷之母姜嫄云予謂里有社稷社土神也稷穀神也祈年報賽以二神爲歸足矣乃立淫宇而享祀無度非禮莫甚焉姜嫄之祠在武功天下無之無已則改祠田

祖乎田祖者先嗇也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然古時田祖之祀與社稷皆壇而不屋社稷之壇有常田祖之壇無常有常以爲土無常以爲谷然則社稷而外民有禳禬禜之事亦可以無之他所矣

伏波神

伏波神爲漢新息侯馬援侯有大功德於越越人祀之於海康徐聞以侯治瓊海也又祀之於橫州以侯治烏蠻大灘也灘在橫州東百餘里爲西南滿險之最舟從牂牁至廣必經焉灘有四曰雷霹曰龍門曰虎跳曰挂舵每灘四折折必五六里出

八亂石叢中勢如箭激數有破溺之患夾岸皆山侯廟在其北麓凡上下灘者必問侯侯許乃敢放舟每歲侯必封灘十餘日絕舟往來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風雨侯輒駕銅船出灘櫓聲喧豗人不敢開篷竊視晴霽時有銅篙鐵槳浮出則橫水渡船必破覆須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靈所爲云凡過灘每一舟撥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在石測竪其掌則舵隨之然此地僅一姓人知水道世爲灘師餘人則否其人亦馬流遺裔也灘爲交趾下流徼側叛時侯疏鑿以通樓船至今石勢縱橫死如壁壘大小石分曹角鬭

奇陣森然戈甲之聲喧闐十餘里外侯威靈蓋千年一日也祠中床帳盤盂諸物視人拂拭惟謹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嚴君予亦嘗以交趾簳珠爲薦簳珠者薏苡也

伏波祠廣東西處處有之而新息侯尤威靈其廟在交趾者制狹小周遭茅茨失火廟恆不及交趾絕神之交趾人每懼漢人訴其過惡於侯而得疫病於是設官二人守廟不使漢人得入而其君臣入而祭者必膝行蒲伏惴惴然以侯之誅殛爲憂侯之神長在交趾凡以爲兩廣封疆也

飛來神

羅定州西五里許地曰牛頭灣有尉佗廟萬歷間廟秉風雨飛越數里至玉樹岡譚石鄉民乃增飾而祀之號其神曰飛來神廟曰飛來廟其鐘與香爐未飛去者數移入廟而數去噫異甚越人故俗鬼越人勇之謂漢武帝云越人尚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佗固東甌王之流也以一人之身而歷中原七八主享國數十年壽至百有餘歲意者亦嘗敬鬼耶而其相呂嘉與佗同起死時亦百有餘歲皆異人也佗死而廟食至今民畏其神復示之以怪異其以越人禨故耶

天妃

天妃海神或以爲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或曰非也易兌爲澤澤通于天故曰天澤以海爲大故曰天虛而兌爲少女故曰妃艮之男爲地公侯故兌之女爲天妃然今南粵人皆以天妃爲林姓云

龍母

龍母溫夫人者晉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嘗遣使盡禮致聘將納夫人後宮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使者復往龍復引船以歸夫人沒葬西源上龍嘗爲大波縈㳌

轉沙以成墳會大風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沒四周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清墓之南有山天將雨雲氣必先羣山而出樹林陰翳有數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靈其間云夫人姓蒲誤作溫然其墓當靈溪水口靈溪一名溫水以夫人姓溫故名或曰溫者媼之訛也夫人故稱蒲媼又稱媼龍唐李紳詩風水多虞祝媼龍然媼非生龍者也得大卵而畜之龍子出焉養之以飲食物龍得長大蓋古之豢龍氏也始皇以爲神遣使迎媼以嘗聞徐福言海神之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意媼其同類也求三神山出且至船風輒引而去豈亦

龍之所爲耶

斗姥

斗姥像在肇慶七星巖名摩利支天菩薩亦名天后花冠瓔珞赤足兩手合掌兩手擎日月兩手握劒天女二捧盤在左右盤一羊頭一兎頭前總制熊文燦之所造也文燦招撫鄭芝龍時使芝龍與海寇劉香大戰菩薩見形空中香因敗滅文燦以爲菩薩即玄女蚩尤爲暴時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　又嘗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風雨古聖人用兵皆以神女爲助於是傾貲十餘萬爲宮殿極其壯麗以答之論者謂文燦

當時以此十餘萬金錢募召壯士爲朝廷辦賊必有功業可觀當勦賊時菩薩何不再見豈所謂福無重至者耶

西王母

廣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兩送子者兩催生者兩治痘疹者凡六位蓋西王母弟子若飛瓊董雙成蕚綠華之流者也相傳西王母爲人注壽注福注祿諸弟子亦以保嬰爲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後考西王母見山海經汲冢周書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而莊子云夫道在太極之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是則開闢以

來有天地即有西王母而道家以爲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類之所以不絶於天地間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於西以成物爲事故曰西王母云壁上多繪畫保嬰之事名子孫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爲父母西王母與六夫人像悉以紅紙書契名貼其下其神某則取其上一字以爲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於花王父母有祝辭云白花男紅花女故婚夕親戚皆往送花蓋取詩華如桃李之義

詩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故桃夭言女也摽梅言男也女桃而男梅也蓮華山上有石養父母祠秦人往往祈子亦花王父母之義也

金華夫人

廣州多有金華夫人祠夫人字金華少爲女巫不嫁善能調媚鬼神其後溺死湖中數日不壞有異香卽有一黃沉女像容貌絕類夫人者浮出人以爲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驗婦女有謠云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朵離離成果越俗今無女巫惟陽春有之然亦自爲女巫不爲人作女巫也蓋婦女病輒跳神愈則以身爲

賽垂髻盛色纏結非常頭戴鳥毛之冠綴以瓔珞一舞一歌迴環宛轉觀者無不稱豔蓋自以身爲媚乃爲敬神之至云女巫瓊州特重每神會必擇女巫之姣少者唱蠻詞吹黎笙以爲樂人妖淫而神亦爾尤傷風敎

東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陽殿夢一臣幞頭象簡一白髯老者隨之山呼舞蹈稱臣東莞城隍老者縣中鉢盂山土地謹奏陛下東莞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遍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乃封東莞城隍顯佑伯

仍管城隍司事賜伯爵儀仗暨異錦龍緞一端印曰東莞縣城隍之印遞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別須敕封鉢盂山土地賜以冠帶詔東莞及天下無祀者歲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爲令敕書今藏廟中而鉢盂山土地像塑冠帶與他處幅巾深衣者異

祭厲

葉石洞爲惠安宰淫祠盡廢分遣師巫充社夫遇水旱癘疫使行禳禮又遵洪武禮制每里一百戸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祭日皆行儺禮或不儺則十二月大儺儺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黃金四目鬼

冑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又編茅葦爲長鞭黃冠一人執之擇童子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或二十四人皆赤幘執桃木而噪入各人家室逐疫鳴鞭而出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黃冠倡童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此乃古禮雖孔子所不敢違也後世此禮廢絕每逢災疾乃至禳星告斗作諸無益其傷民財甚矣予至東莞每夜聞逐鬼者合吹牛角

嗚嗚達旦作鬼聲師巫咒水書符刻無暇晷其降生神者迷仙童者問覡者婦女奔走以錢米交錯於道所在皆然而諸縣尋常有病則以酒食置竹箕上當門巷而祭曰設鬼亦曰拋撒或作紙船紙人旛之紙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紙代眞愚夫婦之所爲也博羅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門童稚則以桃葉爲佩曰禁鬼也廣州婦女患病者使一嫗左持雄雞右持米及箸於閭巷間皐曰某歸則一嫗應之曰某歸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禮是名雞招人知越有雞卜不知復有雞招亦曰叫雞米云至始死則召師巫開路汝

魂靈投金錢于江買水以浴而亡七日百日皆[illegible]

佛事破家以從無貧富皆然噫乎石洞之[illegible]

以禮也始下車則召齊佛事者三知縣[illegible]

曰禮教未敷致百姓[illegible]

取幡幢鬼魈鈴鐃等以[illegible]

章有何選卿者[illegible]

冠博帶誦法孔[illegible]

以示旌異

綠郎

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illegible]

山谷治之多不效蓋[illegible]失其時情欲[illegible]

鬼神侵侮睽之[illegible]

離女火動而上[illegible]

車中之鬼也未[illegible]

夫者兩也遇雨[illegible]

犯紅娘以紛諺[illegible]

綠郎紅娘者可[illegible]

治此甚驗也咸[illegible]

之思往則綠郎之[illegible]

來皆婚姻不及其[illegible]

曰駙馬

二司

掌符三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與蕭公鬬法于是三司神各發馬腳馬腳者神所附之人也以錐自刺其腹洞貫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許人棚既愈如數伐薪請三司神禱愿病者率衆輿一司神跣行烈焰毫髮無損廣有三界神者人有爭鬬多向三界神乞蛇以決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勢則曲背則直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之曲則蛇咬其指直則已有許愿者不還則騰至人家索飲食又或有讎怨於神前書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紛然無有敢動其一者有急腳先鋒神者凡男女將有所私從而禱之

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醻之神前香囊堆積乞其一二則明歲醻以三四新興有東山神者有處女採桑過焉歌曰路邊神爾單身一蠶生二繭吾舍作夫人還家果一蠶二繭且甚巨是夜風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紅絲自屋起牽入廟中追尋之兀坐無聲息矣遂泥而塑之稱羅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於舟中目成將及岸女溺於水男從而援之俱死焉二屍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為恩情廟此皆叢祠之淫者民未知義以淫祠為之依歸可悲也

廣東新語卷六終

廣東新語卷七

分目

人語

高固　梅鋗　士燮
韓瑗　崔清獻　何眞
海忠介　楊文懿　黃宗大
報仇三孝子　廣州二孝子
梁孝子　一味孝子　長壽人
吾祖多壽人　眞粵人
馬人　黑人　猺人
黎人　蜑人　瘋人

盜

蛋家賊

黃盜

永安諸盜

永安黃氏三孝子

廣東新語卷七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譔

人語

高固

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以才能歸楚爲威王相時有鐸椒者以王不能盡觀左氏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繇固進之以故文教日興先是南海有勇獲者仕吳王夫差爲將黃池之會夫差命王孫雄先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南海介荆楊裔土周初始通中國王會以翟貢稱鬱揚焉尚力而已迄附於楚乃顯

庸有文事則固之爲功云黃佐云自會稽以南踰嶺皆粵地也秦漢之先蓋已有聞人者鄒陽曰齊用粵人子臧而彊威宣裴淵曰南海高固爲楚威王相時有五羊啣穀之祥歐大任曰固越人也世在越稱齊高徯之族

梅鋗

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以武事知名自梅鋗始當越人之復畔秦也以鋗爲將鋗下令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合傳胡害將之戰則編爲什伍領以隊將使搖毋餘將之將士受命乃率之歸番君吳芮鋗勸芮西從沛公伐秦芮然之使鋗

先往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陳勝等項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陳嬰使芮不聽鋗言終爲秦守其不同於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矣鋗既行遇沛公於南陽與言相合遂從攻析酈降之又從攻武關破之秦既滅項羽封鋗爲臺侯食臺以南諸邑其後沛公以鋗能成番君功名復封鋗廣德十萬戶廣德卽今祁門縣也夫以鋗之才爲百粵人所歸設當大楚方張之時使庾勝兄弟絕關自守其智勇豈遂出囂佗之下耶且是時鋗之王在湞水上固勾踐之本支也鋗卽奉其王以繼禹少康宗祀

亦孝子慈孫之所有事焉者而鋗以爲秦者周之寇讎非僅越人與六國人之寇讎也越人首畔秦吾嘗帥之以爲周先王報怨且先君勾踐能滅吳尊周室其遺風餘烈子姓當繼紹而起毋以竊據一方爲天下所指名爲也嗟夫自唐虞夏而後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漢明而越人率爲功首能以大義鼓唱諸侯鋗與何真是也鋗可以爲趙佗真可以爲劉巖而皆不爲與馮盎者亟以二十州縣歸唐皆可謂能知天命者也臺嶺故鋗湯沐地今無鋗祠吾嘗歎爲曠典夫任囂且祀於瀧口佗亦祀於玉山況鋗之賢者乎祁門地接鄱陽有鋗祠與

鄱陽番君祠相望今臺嶺亦即建之以爲鋗主祠可也

士燮

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建安初爲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輙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其稱之若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百蠻震服會交州刺史張津死漢賜璽書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是

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爕不廢貢職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至爕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爕左將軍建安末年爕遣子廞入質又誘導益州豪雍闓等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論者謂爕不能始終於漢權乃國賊與昭烈力爭交州而爕兄弟乃助權爲逆豈誠識春秋之義也者爕卒而其子徽乃據交州爲呂岱所破惜乎見之晚矣後主建興十三年有廖式者起兵蒼梧以應諸葛丞相諸郡應之此眞漢之義士也爕視之寧無愧於心乎哉葉春及云一統志蒼梧縣即漢廣信縣

梧郡治此故陳元父子載於蒼梧而肇慶舊志謂封川西一里爲廣信縣雖非治所因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燮亦廣信人身本名儒兄弟四人擁兵據郡嶺海歸心中原喪亂孫權劉表皆窺南土燮於此時以甲兵之力循趙佗之迹西連蜀漢庶幾比美桓文哉奉權節度復誘益州附之旄矣豈度已審勢耶然燮名雖不終亦可謂一時之豪傑也大均云當是時又有揭陽吳碭者碭漢末爲安成長權使呂岱取長沙郡碭據縣以拒之曰碭受天子命爲長知有漢而不知有吳也又蒼梧衡毅與同郡錢博皆爲郡太守吳巨所信用建

安末權以步隲爲交州刺史隲至使人諭巨巨納隲而後圖之隲如巨以詐斬巨首以狥遂治船兵二萬下取南海毅博念巨部曲舊恩且隲之來非漢命也乃興兵逆隲於高要峽口與戰三日既潰敗毅與衆皆投水死死者千餘人無一生降嗟夫碭與毅博又皆漢之忠烈臣也以列于季漢書內傳豈曰非宜

韓瑗

韓瑗南海人唐顯慶中爲宰相諫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高宗大怒褚遂良又諫被貶瑗救之許敬宗李義府因誣瑗反[illegible]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廣人爲宰相自瑗

始其直諫不回蓋古大臣之諡張九齡繼之早識風度遠邁姚宋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而爰也實開其先故稱曲江者當先稱爰曲江縣當有唐時三百年而有張文獻又宋三百年而有余襄公其忠言大節不一而足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尤爲治亂所關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降大豈適然而已哉

崔淸獻

崔淸獻公八辭參知政事十三辭右丞相家大酉書其集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

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文文山云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巳願見文溪文溪云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于湟然皆奇拔於支郡僻府以廣名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又遲三四百載菊坡翁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以興起百世矣白沙嘗迎清獻畫像於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爲文以祭有云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于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又有句云蕭

里歸必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藎實錄也吾廣辭相佐者清獻而後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迎世宗入繼大統寵眷方隆乞歸益篤世宗以爲兼有張九齡之忠藎崔與之之風槩若文襄方公年甫四十卽解相歸臥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人也泰泉云吾廣帶海陸爲郡山奥川谿古稱珍饒於眷提若別出堪輿然故其民素樂清曠而恬仕進噫嘻豈清獻之流風所被歟

何眞

東莞伯何眞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徵帶火色爵位不過封侯後果如

言旣貴顯先墓常有紫氣人或指爲符瑞輒斥絕
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謹在朝名公如宋濂方
孝孺輩亟稱重之至論其保障炎邦識時知命則
謂南越以來所未有云

海忠介

世廟閱海忠介疏大書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
非紂也持其疏遶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宮女主
文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爲忠臣其肯遯乎世廟
尋召黃中貴問狀對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殺
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斃世廟是其言因之
三年得不死公之學以剛爲主其在朝則氣象巖巖

端方特太諸臣僚多疾惡之無與大談顧黃中貴何人乃獨知其爲忠曲爲拯救非至誠之極而能感動若是乎公嘗言今之醫國者只有甘艸處世者只知鄉愿又言孟子惡鄉愿其功不在禹下湛文簡云老子鄉愿一途耳鄉愿似多一媚字尤先得公心公在獄聞世廟崩方食盡吐下一慟幾絕瓊州有忠介石坊者崇禎癸未春石坊每日流血淫淫若淚明年五月烕廟哀詔至血流乃止蓋公之神靈存沒無間知國之將亾而主殉故先之哀痛若此嗟乎忠哉

楊文懿

楊文懿公臨終於先墓衣冠北拜辭皇帝或進曰醫諸曰醫者醫病也吾其病乎曰禱諸曰禱者有所願也吾所禱非吾所願曰若是將何以爲歸曰親在安歸徐起徘徊四顧若遠行狀乃斂手足端坐而逝公爲學直窺性宗而踐履貞至故死生之際脫然

黃宗大

黃宗大先生香山人名畿嘗謂中庸易之疏義也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其讀邵子皇極嘆曰自箕子以來合術於道其惟堯夫乎因作皇極管窺十三篇以通之論學則曰前之三代繇夏歷

殷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䌖漢歷唐而文成於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齊軌乎是故周至矣道同乎伏羲程至大矣見卓於顏子朱至博矣功亞乎仲尼再闢渾淪不亦乎心溥萬物不亦大乎功在六籍不亦博乎先生所著又有皇極經世書傳三五矛書及易說蓋粵人書之精奧者以先生爲最

報仇三孝子

報仇三孝子一曰黃卿字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盜魁景賢者嘗殺卿祖父母叔祖父父與叔父三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獲獲其一妾一女某帥甚寵之於是景賢因妾女以求撫請輸金五千

歸就昆弟假貸師許之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多力虬髭鬚虎臂日從數十騎奴帶刀執弓矢招搖里市時時過卿貸金卿歆然許諾僞與結歡除宿怨景賢信之遂匿卿家飲食卿乃陰約同仇數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值酷暑念卿文弱所服侍僮一小僮無他乃解衣備所貸金小僮陰出啓扃卿乘間以匕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跣踊而出共斫景賢卿麾之自割景賢首剖心取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其母居陰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未至首重墮地塗人大驚恐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左手

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殺吾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銜之十有二年今得報之願歸死司寇無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得罪將加刑卿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誅大仇自詣且卽死又何刑爲問有同謀幾乎曰無有問小僮曰去刺殺之吾割之無他人也令解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以見先人於地下死有餘歡矣下獄久之卿以巳無子請釋其無辜親叔父代巳養母有司許之尋遇赦乃免一曰李兼貴字伯鸞亦新會人有大盜呂昌雄者以小嫌導官兵殺其一家兼貴尋於黃岡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瀝血二十里走端

州有司以其壯士奏授一官兼貴固辭不可一曰宋元亨守應乾程鄉之貢士也其父爲總兵楊乾所害元亨乘閒卽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尋貽以詩云雄刀三載匣中鳴報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雀名

廣州二孝子

廣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聖瑞番禺五鳳莊人其父以渡江遇盜自溺死麟號哭水濱十晝夜聞者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主沉于江而死一曰龐時倬南海弼唐鄉人丙戌冬聞敵兵將至泣告

其師曰吾父性剛兵至必將遇害父苟遇害則吾以死殉之矣師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坡其父被俘執索金果大憤駡敵兵兵將殺之時倬哭請代死兵不從竟殺其父時倬伏屍哭踊徐以衣衾覆父投井而死時年十有三歲論者謂二子者以其父母之身還之父母皆可謂不失其身而龎生當兵未至先能決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豈偶然然其年甚小則尤異

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晢別號生洲東莞人其所爲孝率本中庸無有奇詭絶人之行惟母病刲股稍爲人之

所難然而刲股非古也或以爲天倫之間有市心焉而孝子以爲親之遺體固後於親者也親疾苟瘳夫亦何所愛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子嘗患昔癰痛楚垂死謂其弟曰吾行矣人死固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點寒如雪冰漸漸延及五趾繇下而上至脛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臍曰寒至此中氣當絕矣其弟曰古人言死生之際正宜用力孝子閉目須臾乃曰無可用力但念老母在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覺火從臍起臍中之熱直驅兩足之寒其母趨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兒無恙寒氣退盡兩足仍溫矣已而病如脫癰亦旋愈

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葢性冷則身不可得而熱也故生而若炎性熱則身不可得而冷也故炎而復生不忍舍其親以炎斯不炎矣肱可刲也癰可生也而不可以炎也其斯以爲孝子之孝也

孝子大母沒水漿不入口杖乃能行父沒亦如之母沒哀慟過傷里人爲之罷舂未朞而卒

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讀書以父母不見爲恨遂絕意功名每食必慟不兼味人稱一味孝子

長壽人

崇正間東莞多長壽人若溫塘之龍翁一百有四寮溪之竹園公一百有三鷓鴣坑之尹南峯公一百有一石碣之梁翁萬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時同邑誠天下之所罕者比歲番禺陂頭鄉有四潘翁者一曰秉彝年九十八一曰岣嶁年九十六一曰慶存年八十九一曰慶餘年八十八皆同母之兄弟也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予謂四翁在異姓則過於商山之四老在同生則過於南齊之徐伯珍兄弟蓋我八朝先君淡仁厚澤之所涵養而致者予嘗與岣嶁翁慶餘翁談說隆萬間太平遺事神往久之嘗以鶴頂杯引滿爲翁稱壽翁賦

詩見荅可傳也

吾祖多壽人

吾先世人多壽考有聽泉翁者年八十餘以耆儒爲鄉黨師梁文康公儲銘其墓曰剛毅正大繇天成縝純溫潤鍜鍊精考槃在澗王侯輕其配周氏安人百有四歲子滄洲翁諱渶年八十餘有嬰兒之慕孫梅侶翁亦年八十餘皆以齒德屢舉鄉飲不赴此吾之高曾也而曾叔祖圖南翁者諱起鵬嘗十六赴省闈不得解益攻苦崇正壬午年八十有五猶赴省闈監臨御史憐之諷以告老翁不從國變後乃棄諸生九十餘時猶設塾鄉閭講誦無

虛日時著高齒散屐遊行田間有所得即篝燈作蠅頭小楷記之成野語十有四卷平生喜作經書制義積稿數千以自娛年九十八歲乃終于鄉大宗祠歲冬至日翁必率宗人千餘奠爵獻俎于始祖予嘗兩侍翁飲福隨諸父兄上壽翁舉觴輙釂酣暢無倦予祝曰天上有壽星飲酒輙一石人間有酒龍爲壽亦過百翁之謂也翁大喜賜以巨觥

眞粵人

自秦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又適治獄吏不直者築南方越地又以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戍臺山之塞而任

囂尉佗所將率樓船士十餘萬其後皆家於越生
長子孫故囂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今吾乃大
抵皆中國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
淑之氣其真鬋鬄文身越人則今之猺獞平鬃狼
黎岐蛋諸族是也夫以中國之人實方外變其蠻
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禮樂自治以
治其民仍然椎結箕倨爲蠻中大長與西甌駱越
之王爲伍使南越人九十餘年不得被大漢教化
則尉佗之大罪也蓋越至始皇而一變至漢武而
再變中國之人得蒙富教於兹土以至今日其可
以不知所自乎哉

馬人

馬人一曰馬留俞益期云壽泠岸南有馬文淵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留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阯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嘗自稱大漢子孫云其地有掘得文淵所製銅鼓如坐墪而空其下兩人舁之有聲如鼙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祖祖即文淵也有詠者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留猶著漢時衣予亦有詩云山留銅柱水銅船新息

威靈在瘴天終古馬留稱漢裔衣冠長守象林邊
又云朝鳴銅鼓伏波祠大漢兒孫實在茲一任金
標埋沒盡馬人終古識華凥銅船在合浦相傳馬
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於此天陰雨
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鄺
露詩銅船亘奔流又云官險觸銅船是也馬人今
已零落而欽州之峒長皆黄姓其祖曰黄萬定者
青州人初從馬援征交阯有功留守邊境後子孫
分守七峒至宋皆爲長官司元時以貼浪峒長黄
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爲
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曰禤純旺亦馬援戰士永

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貴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瀶鑑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黃者爲長蓋皆萬定後裔馬留之人也然黃氏蕃盛而馬氏衰亦獨何歟

黑人

林邑記有儋耳民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郎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鱉魚鱉性屬火而爲黑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變華風絶無緩肩鏤頰耳穿縋爲飾之狀獨暹羅滿剌伽諸番以藥淬面爲黑猶與古儋耳俗同予詩南海多玄國江鄉黑人語此予廣盛時

諸巨室多買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廝
其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
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
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
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慾不通亦謂之
野人一種能入水者曰崑崙奴記稱龍戶在儋耳
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崑崙奴也唐
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常贈陶峴崑崙
奴摩訶勇健善浮游入水不樂閻婆羅國東王西
王遣使來朝以黑小廝充貢物亦是此種其曰猺
者出暹羅之崛壠舉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

小精悍圓目黃睛性專愨不知金帛尸猿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繖絮食以鯝鮍飲以漓酒卽躍然歡喜舉族受役至死不辭雖歷世不更他姓嘗使之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授以毒鏢有犀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時毒發而斃猿取其齒角以輸主人他姓奪之亦至死弗畀也有曰奴囝者出暹羅國暹羅最右僧謂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王國有號令決焉有罪者沒爲奴囝富豪畜奴囝至數百口粵商人有買致廣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粵語又紅毛船至常以白小子贖人長僅尺許面與手足

皆如玉雪獨髮紐耳見人輙能脫帽跪拜語甚細

啰嘤不可辨云小人之國所產男女皆然不能耕

種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飽云

猺人

萬歷初两廣冦之劇者曰羅旁猺獞每出刼人挾

單竹三竿灸以桐油涉江則編合爲筏所向輕疾

號爲五花賊其嶺有九星巖一石竅滚二尺許猺

輒吹之以號衆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淵淵作鼓

聲猺亦以爲號其謠曰撞石鼓萬家爲我虜吹石

角我兵齊宰剹而羅旁水口有竦石狀若兠鍪高

百仞猺每夜隔江呼石將軍石應則出刼無患不

應則否將軍陳璘以此石爲賊嚮哨妖甚燒尸石頂有鮮血迸流其怪遂絶蓋鬼物之所憑焉猺故多妖術又所居淡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紺天馬諸山尤嶮峻陳璘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爲慮大征時勤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踰月乃蕩平覆其巢穴八十餘斬獲數千萬今東西山尚有雲欖雲洋諸種人率短小蹻捷上下如猱玃帶三短刀持鐵力木弩弩長二尺重百斤頭作雙槽釘以燋銅錯鐵藥箭長僅尺許無事射獵爲生有事則鳴小鑼舉衆蠭起以殺人爲戲樂雖設有猺

官狼目以主之然薄稅輕猺示以羈縻而已猺狼以語音相別猺主而狼客狼稍馴初大征羅旁調廣西狼兵為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餘丁其後裔也諸猺率盤姓有三種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歲七月十四拜年以盤古為始祖盤瓠為大宗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與性成遂為眞猺袁昌祚云羅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質悍剽入猺為雄長客藉之民多文巧剽出猺為囮奪茲固長蘖之媒也則備諸猺當自齊民始

羅旁猺其稍馴者聽約束與齊民無異從不入城

有見官長者還語其類謂不畏中間坐者但畏左右雜毛官謂皂隸也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繪畫作花卉水波紋獞則以紅絨刺繡猺貞而獞淫猺之婦女不可犯獞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怒而去之猺欲娶婦入山見樵采女輒奪其衫帶以歸慶已之衫帶長短相等乃往尋求其女負之女父母乃往壻家使成親否則女仍處子不敢犯也西寧東安諸生猺亦然鄺露謂猺人以十月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袂而舞謂之蹋猺相悅則男騰躍跳踴背女而去此西粵之猺俗也又謂獞人當娶日其女即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埜合

既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後始稱爲婦婦曰丁婦男則曰獞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尚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以香艸花枝結爲廬號曰入寮鼓樂導男女入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釁兵相鬭成親後婦之婢媵稍忤意即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半年始與壻歸盛兵陳樂馬上飛鎗走毬鳴鐃角伎名曰出寮舞壻歸則止三十里外遣猺眊持籃迎之脫婦中裙貯籃中命曰收魂蓋欲其妻悖畏而無他念也猺眊者巫也大均嘗至西粵宿獞人高欄之中頗知獞習俗其人名曰獞牯老與猺不同東粵有猺而

無獞吾故詳言猺而畧言獞

曲江猺惟盤姓八十餘戶爲眞猺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僞猺其男子穿耳飾銀環衣服緣繡花邊首裹花帕腰刀掛弩不跣足女人無袴繫重裙皆繡花邊其戴版者曰板猺以油蠟膠髮裹於板上光閃似蜻蜓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庋首而臥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獸以膏粱釀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頭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爲侑性亦工巧或製器以易鹽米有山官約束之號猺總歲時一謁縣令其無板睹民猺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庶民同女子飾

耳環婦則屏之

連山有八排猺性最獷悍其臂微有肉𡰪脚皮厚寸許飛行林壁自號猺公而呼連人爲百姓自稱猺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稱官長則曰朝廷月送結狀至縣庭不跪納糧則以委縣之里長里長利其財物與交好少拂則白刃相加矣有猺目八八司約束歲仲冬十六日諸猺至廟爲會閬悉懸所有金帛衣飾相誇耀猺目視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廟男女分曹地坐唱歌達旦以淫辭相和男當意不得就女坐女當意則就男坐旣就男坐媒氏乃將男女衣帶度量長短相若矣則使之挾女

還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親凡女已字頂一方板長尺餘其狀如扇以髮平纒其上斜覆花帕膠以蠟膏綴以琉璃珠是曰板猺未字則戴一箭竿髮分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覆繡帕自織麥稈帽戴之出入叢箐首頫側而不礙是曰箭猺其領袖皆刺五色花絨垂鈴錢數串衣用布或靑或紅堆花疊艸名猺錦女初嫁垂一繡袋以祖妣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獨力衣以囊盛槃瓠之足與合故至今仍其製云後漢書言槃瓠諸子織績木皮染以艸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于寶言赤髀横裙槃瓠子孫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

猺殃徒衣服斑斕其性兇悍好鬬一成童可敵官軍數人又善設伏白晝匿林莽中以炭塗面黑衣黑袴爲山魈木魅之狀見商旅則被髪而出見者驚走棄財物呼曰精夫殺我乃已精夫者猺之渠帥也自洸口至連州四百餘里嶇路艱險商旅不敢陸行必從水官軍與交通爲盜而猺官歲入其租稅千金縱容弗問四方亡命者又爲之通行囊槖或爲鄉導分受鹵獲其巢窟與連山相對僅隔一水官兵至盡室而去退則擊我惰歸踉蹌叢薄中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御不常以衞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則刀鎗

俱奮度險則整列以行遯去必有伏弩往時常勦五省之兵征之有謂其將者曰猺每匿跡不與吾戰乘暮乃出屁吾宏麾諸軍直進而主將督狠兵於後散伏險要乘猺掩我反出其後以掩之歸師夾攻必可殲盡此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計誠善矣

德慶有簹猺山簹翁山皆熟猺所居猺曰簹猺猺之長曰簹翁也又有簹馬山猺馬之所生故曰簹馬又猺人多以其人爲馬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故羨之而以爲名其曰狑人者猺之別種狑猶詩所謂盧令令也猺人者舊居文昌東北百里東猺

山其人如猿故云猺詩遭我乎猺之間註謂猺山名非也猺犬類也猺人一作狚人莊生所謂狚公也與狑人皆高髻雕題狀若猩狒散居林莽饑拾橡栗故莊生有賦芋朝三暮四之言皆所謂生蠻也

黎人

黎母山高大而險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獸居其中熟黎環之熟黎能漢語嘗入州縣貿易暮則鳴角結隊而歸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見歲壬子忽有生黎二十餘獻物上官旗書黎人向化四字以檳榔木竿懸之一人負結花沉一塊大如車輪

外色白內有黑花紋一人抱油速一樹長七八尺二人舁一黑豬熊二人舁一黃鹿貌皆醜黑蓬跣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體觀者以為鬼物也當額作髻髻有金銀鈀或牛骨簪其縱插者生黎也橫插者熟黎以此為別婦女率著黎桶以布全幅上與下緊連自項至脛不接續四圍合縫以五色絨花刺其上裙衩作數百細摺用布至十餘丈長不能行則結其半於腰間纍纍如帶重物椎髻大釵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為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已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為女紋面一如其

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
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
男家所與以爲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
者此也題額也雕繡也以針筆青丹涅之有花卉
蟲魚之屬或多或少而世以爲黎女以繡面爲絕
色又以多繡爲貴良家之女方繡婢媵不得繡皆
非也黎婦女皆執漆扁擔上寫黎歌數行字如蟲
書不可識男子弓不離手以藤爲之藤生成如弓
兩端有梢可掛弦弦亦以藤箭鏃以竹無羽但三
丫爲菱角倒鉤入肉必不能出彼射者以身就竹
林下屈垂竹屈繫箭竿於其上以多人按定彼射

者使身不動徐放竹尾鏃即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敷以藥散僅能不死而已生黎最兇悍其弓重二百餘斤弋以標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則以雜木若擔竿狀棕竹爲弦筋竹爲箭榦而不甚直鐵鏃鋒鋭有雙鈎一小繩繫之臨射始置箭端遇猛獸一發即及獸逸而繩絆於樹乃就獲焉凡欲買沉香者使熟黎土舍爲導至生黎峒但散與紙花金勝及鋤頭長一尺者箭鏃三角者或絨線針布等物生黎則喜每峒置酒餉客當客射牛中腹即以牛皮爲鍋熟而薦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滿酌椒酒客能飲則一一嘗之否則竟勿當也如或

嘗或不嘗彼則以爲有所輕重雖盡與客沉香必要於隘路而殺客其兇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嘗出盜刼男婦盡室以行蹻捷如飛官兵不能追逐惟婦女以黎補太長行稍緩往往被擒乃稍屈伏其别種有生岐者尤獷悍雖生黎亦敢畏之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謂俚也黎漢所謂俚也俚亦曰里漢書曰九眞蠻里又曰歸漢里君是也熟岐稍馴善其巢居火種者爲乾脚岐與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計黎岐疆圉凡一千二百餘里絶長補短可四百有奇山勢盤旋若甗然黎與種盡落居其外岐居其中

二三十里問輒有一峒峒有十數村土沃煙稠與在外民鄉無異第層峰疊巘林竹叢深水毒山嵐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恆入故諸獠得以負固爲患誠能撫綏有道守禦有所敷教有蓺則民黎熙熙自可相安於無事正不必以用兵爲務耳

黎有二種五指山前居者爲熟黎山後爲生黎熟黎亦有二種與生黎近者爲三差黎與民近者四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糧長又熟黎之蠹賊凡生黎蠢動皆熟黎爲之挑釁而熟黎之汗欺又糧長之苛求所激也糧長者若今之里長其役黎人如臧獲黎人直稱之爲官而糧

長當官亦呼黎人為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盡入私囊詰之則曰此生黎也激之恐變其奸欺若是官或詣黎村徵糧所至宴一一嘗其酒饌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國課如遺其一即瞋恚陰挾弓矢伏林間凶其水艸之性矣赴州縣裸而頷髻直豎一雄雞尾橫插骨簪斯則其冠冕也官必歡然笑語受其所獻賞以銀牌紅布彼欣然持歸供之香火為遺愛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見彼遞相傳語見者遂希而納糧亦怠不得不委之糧長矣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為長黎則不服欲立長則繫一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立黎長不以

文字要約有所借貸以繩作一結為左券或不能償雖百十年子若孫皆可執繩結而問之負者子孫莫敢諉力能償償之否則為之服役貿易山田亦如是黎婦無子則合村共豢其婦欲再適則以情告黎長囊其衣帛擇可配者投於地男子允則拾其囊婦乃導歸宿所攜挾牲牢往婿焉父母婦斂所遺財帛會黎長與衆瘞之以為父母恩深我無以報不敢享其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取懼其鬼能祟人云每扛負諸物惟以一肩登高陟險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此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牴牾卽咒其已亡父
母逾時其人身如火爍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
過第曰舊罪土神請爲飯謝覓酒脯與之祭于地
喃喃其詞祭畢夫婦分而啖之病人欻然起矣其
或土商與貿易欺以贋物則出伏路旁執塗人以
歸極其箠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訟其人償以原物
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訟其同侶聞官遣熟黎持
牒曉之雖不識字覩印文而亦釋遣焉其俗最重
復讎名算頭債然不爲掩襲計先期椎牛會衆取
竹箭三刃其餘誓而祭之遣人齎此矢告讎辭曰
某曰某時相報幸利刃鍛矛以待讎者謀于同里

亦椎牛誓衆如期約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往必斃其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於陣前橫過呼曰吾夫之祖父負汝勿斃吾夫寧斃我可也其直者妻即呼其夫曰彼妻賢良如是可解鬭亦即釋焉如已報矣若力微不能敵則率同里避之報者至見無人相抗即焚其茅華曰是懼我也可以雪吾先人恥矣凱還不再出

獞人

澄海山中有獞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獞官者領其族獞巢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為準者曰猺獞所

止曰峘曰峒亦曰輋海豐之地有曰羅輋曰葫蘆輋曰大溪輋興寧有大信輋歸善有窯輋其人耕無犂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煖而蛇蟲死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畬蠻之類志所稱伐山而菑藝草而播依山谷采獵不冠不屨者是也潮州有山輋其種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徭族有莫徭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屬官不屬峒首皆爲善徭其曰斗老與盤藍雷三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徭多居九峰司諸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産質客戶而黨身徭中規免且久久之性情相習遂爲真徭相率破犯

條要恣行攻刼爲地方之害卽善猺亦且畏之猺或作繇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東多猺而無獞獞惟粤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獞與民雜居不可辯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獞欄架木爲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羣畜名欄房亦曰高欄曰麻欄子狼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獞人自潯陽至貴縣多狼人粤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狼人蓋從粤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每人歲納刀稅三錢於所管州縣爲之守城池灑掃官衙供給薪炭性頗馴畏法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間盛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以爲祖瘡弗之怪當壚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爲同年與之諧笑有爲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蠏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頳紅如茜是則賣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即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

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爲大癩雖繇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爲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頹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以養之使瘋人首領爲主毋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澤也

山海多劫質盜得人則窒其耳目灌以蠟膏繫之遣瘋人往候贖者于野贖者至亦復窒其耳目束縛以歸既定要約先納花紅手帕次輸金帛乃使

瘋人導所釋者于野委之而去瘋人往往得厚利或州縣有司催糧亦輒使瘋人分行鄉落其人糧未盡輸則瘋人相率飲食寢處于其家日肆罵詈以穢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惡疾蓋有司以瘋人爲爪牙盜賊以瘋人爲細作其爲無用而有用如此瘋人最爲人害家有慶弔則瘋人相率造其門叫呼罵詈大得財物酒餚而後去其首者名曰亞胡以錢先厚與之使還分給則亞胡以一花籃懸繫門首其曹輩見之弗復至矣廣中丐者惟瘋人最惡每行乞男婦三五與俱人不敢以疾聲厲色相待其爲盜賊作耳目山海間多倚任之欲除其患

惟在收養園中使毋他出然瘋人亦不欲他出也

盜

粤中多盜其爲山盜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資本有謀力分物平均爲徒衆所悦服故曰都每一營大遠近亾賴者踵至曰簽花紅驍勇者曰花紅頭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鋒一以至先鋒十悉以十人爲一曹十人滿則更一名號以相統行刼時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範銅爲之戴兜鍪持戟長二寸許使一妖人爲神總朝夕虔祝且咒罵以激公王之怒眎且以濃茶爲獻覘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盌中其氣散爲波紋凝爲物象有兵至

則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刦鹵獲衆多無慮則茶氣爲刀鎗形外向否則內向又以筊杯卜進止凡盜渠欵者悉召其魂魄至壇俾公王役使之神總故多妖術凡大而攻圍小而椎剽諸盜皆遵行惟謹每分贓則神總坐得其半蓋盜聽於公王公王又聽於神總也其巢皆阻峭憑湲緜絡羣峒俚獠蠻邏之屬皆與之毌紅盟詛行刦時傳籌爲號名曰趕馬須臾姎徒四集蟻聚蜂屯鈀筅如林不可止過其長在巢中者曰飄子亦曰飄馬在花山一帶者曰東飄子在鐵山一帶者曰西飄子皆亾命之雄也盜本徒卒而曰馬不欲言人亦以馬有

威武也每十人爲一錢百人爲一兩或問幾何馬則曰幾錢馬幾兩馬也其在巢外開出馬而來者曰搭馬於墟市間佯爲商旅互儈乘機竊發者曰牵白綫爲細作者曰亞妹先登曰浙頭其都或分子營則其都子都孫稱之曰太公是謂老都諸村落爲所脅服者曰開馬路未脅服者曰生水謂官兵亦曰水以財賂官兵曰買水此皆山盜之所爲也海盜則以龍艇其長數丈數十人裸袒操之出沒如飛亦多用撥槳飄風子晝則瘞舟泥中夜則起而行刼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即攻刼寄盜於農及傭作小販之屬使人莫測此其尤不逞者

凡山海盜皆以捉人爲先勒金取贖打票爲約期
期過則拷掠燒鉗備行慘毒或投之於豕圂馬闌
或盡屠而肝其肉女爲妾婢婦爲乾溼奶婆或以
鬻諸澳門或以質諸當戶或以充作人事餽遺藩
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貧者曰柴賊中有金多
者包買沉香以待贖是曰挑香金少則挑柴更得
厚利然其爲盜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主之賊以
大猾爲資大猾又以貪官爲援其人耳目甚廣牙
爪多急則行賄賂緩則舞文持吏短長與胥役相
爲囊槖又善陰行鴆蠱稍睚眦不平輒假手金蠶
挑生毒殺之或嗾其黨與詞連善類使污衊無以

自明而又與藩前有勢力者交爲姦利以瑰貨子女相膠漆以故羣盜倚藉之公行無忌當事欲發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黨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即其人而且縣之令史鄉之巡簡亦往往受其珠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噤口而不敢一語比年剿捕雖行賊中有係結者得釋無則誅戮然皆盜之散仔無足重輕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靡以招撫彼則陽爲悔過陰復橫行出入官衙與兵吏益習表裏爲奸其撫丁仍居故土與撫目來往不衰雖曰歸農其部落仍然未散也鄉民以其既撫也益畏懼

不敢側目一告訐則先爲所陷害身歿家傾及不
如其未撫之時猶畏鄉閭指摘不致白晝縱橫也
至有邊海之豪僞爲强賊以圖有司招撫有司不
知輒以詢之鄉長鄉長受其財物亦指爲眞一得
招撫奏委爲首領官標則負力怙威橫噬里黨父
兄任其報復子弟惟所誅求諸輕薄之徒與爲羽
翼揚揚志滿又以眞賊爲榮僞賊爲辱矣嗚呼民
之不軌寖失其心至此所繇者內無賢父兄之敎
誡外無威明大吏之督責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
爲寇以寇爲利耳四境之內不治豈盡盜賊之罪

予哉

廣州諸屬縣多盜最兇悍者新會然新會盜又以新寧盜爲先鋒千人中得數十新寧人可以百鬬而無敵其根株往往鉤連山與海相爲表裏不可以盡殲如得一盜卽殺一得十卽殺十得百卽殺百久之其類自少矣若撫之使其渠率爲兵爲總防汛要害或放散使盡歸農彼仍然勾引羣盜爲患未已蓋諸盜皆以撫丁勾引無撫丁則無勾引而撫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絕其患惟宜擇鄉而剿於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監司者帶領官兵所至集其父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其指其姓名或

暗或明則取而誅之然亦必責之使首被首者自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質之辭合則已否則更加重刑責之再首如是者數四彼盜見首同徒尚可苟活不首同徒遂致大斃三木未有不甘爲共盡者也大抵無事之時有司宜時常防備小有出沒即行捕擒勿致養寇以遺患又宜單騎巡行諸險勸誘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家爲堡平居互相譏察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大爲寨圍併之戮力固守凡大鄉設鄉夫哨二小鄉一每哨鄉兵二十人選鄉良夫爲練長募其強武子弟隸焉其餉則取之鄉之富人大賈及巨姓之

蒸嘗與墟市地產之租稅有司無所利焉鄉中兵食各足又十鄉二十鄉歃血連盟一鄉有盜或爲盜之哨探則同盟諸鄉共執而溺之於江而勿以聞以聞則有司必須審鞫囚停留長爲患有不可言者蓋彼兇人者梟雄狡詐乃天性不幸見擒止憾其術之未工豈有悔其爲之不善是以奇謀詭術愈練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門以囹圄而爲巢穴者其以囹圄爲巢穴也尤爲淡固曩者盜遭俘執必首同徒今則惟扳良善蓋非義於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復生必藉未敗者供其口食未敗者利其不首必勤劬以報厚恩

是雖身在幽囚猶坐享四方之奉也故誅盜貴勿踰時

蛋家賊

廣中之盜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無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盜少而無巢穴者之盜多則蛋家其一類也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彼其大艟小艑出沒波濤江海之水道多岐而罟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兇渠相爲連結我哨船少則不能躡其蹤跡水軍少亦無以當其鋒銳計必兵恆有餘於盜毋使盜恆有餘於兵又設爲嚴法如盜殺一人則以一兵抵殺一兵則以一宜

償刦一民舸則奪一哨船之食而責之太功晝夜巡行惟盜是索而蛋人則編以甲冊假以水利每十艇爲一隊十隊爲一長晝川使守署倣洪武初以蛋人爲水軍之制擇其二三智勇者爲之大長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爲羽翼又使諸縣富民仍得朋造烏槽横江二船專業漁鹽有警則船人皆兵分班守直凡出外海制賊用烏槽裏海制賊用横江船又使東西二江日艫夜艫諸艫長皆爲哨長而勿征其餉如此則上無養兵之勞而水師自足一有事旦暮可集矣

黄盜

黄盜名蕭養初爲盜下獄臥榻枯竹生花諸囚以爲祥也蕭養乃率囚越獄糾集戰船數百樓直犯廣州於五年驛僭位稱東陽王改授僞官百餘人珠江之南有僞南漢離宮故址增築居之船抵五羊門外其手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響箭向天射蕭養仰視一箭直貫其喉墮水死其衆盡降於是廣州始作外羅城今南面新城是也海寇之雄莫過蕭養前有曾一本後有劉香皆力攻廣州弗克盍當盛世則然

永安諸盜

永安重巒複嶂昔固盜藪𡽪頭山與烏禽天字清

溪等嶂員墩黃沙等山聯絡歸善海豐長樂河源
龍川等縣綿亘險阻而𥕢頭山故有鐵冶賊往往
巢穴其中分道田掠官兵屢撲不能絕賊竄輒還
𥕢頭結寨自固已復盤據五縣山谷中多艮田流
民雜居易嘯聚出則賊多歸則賊少皆近巢居民
半爲賊黨故也乘其未穫以大兵臨之乏食自困
乃可擒矣古名黃沙賊常伏烏禽嶂出掠柘園執
求盜遁判藍能賊復襲郡城外東平欲席卷去未
至十里而曙覺遂破滆口營鹿游岡擄掠子女責
贖稛載而歸當是時烟火達于譙樓不能以一矢
加遺東西兩江羣盜遂熾先是長樂海豐之間逃

軍坑有銀穴河源窑坑亦有之兩處卅開則豪民往往趨附及封穴所獲不足更費折閱遂剽戕而起奸民渾沸乘釁俱發索隨和建名號者不可勝數程鄉揭陽之盜又須洞其間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凡數十百羣東至興寧長樂程鄉揭陽北至河源龍川西至博羅南至海豐歸善以及東莞無不罹其鋒者永安其蹂躪之區也執官吏質墳墓擄人民室妻女焚廬舍據土田死者以谷量澤若萑卽欲假息城郭豈能盡容數村一壘賊去則耕至則閉壘而守往往陷沒凡賊有大總二總至于五總亦曰滿總尾總分哨爲哨總禽總演禽者也

書總掌書記者也旗總職志者也紀綱諸事曰長幹衆賊曰散班其上有甲頭合數羣有都總凡大總死謀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而張則立之矣張則陰風颯颯若有憑之者云其祭旗用人使目干旗而後殺之漬旗以血括其髮爲旄頭焉其長技有大布旗旗端繫以鐵鈎有長竹鎗二三人執之進如風雨其出劫卜於神以決勝負以誘爲知以覆爲奇以望屋爲糧以闖出爲用以刼質爲寶當是時盜賊孔棘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妻子鵝埠嶺乃至千人盡屠哭泣之聲不絕日夜乞師有司縮朒主撫置不省賊或聽甫

入城輒言願歸舊巢一出郊關且歸且刼送者固在自是良民禦賊及蒙激變之辜賊益恣行逼近城府乃遣一卒導歸而以還鄉上報賊鄉安在其所據者皆良民之產也計自萬歷之末至隆慶之初歷十三四年分巢諸鄉聲勢相倚出入無時靡處不到歸善長樂龍川三縣所破寨殺虜人民財幣牛馬不可勝算永安寨七十九寨即圍也一圍則數村人居之多者千餘人少亦數百盡破完者廑八圍耳員岡圍殺至千人三角圍殺四百人樟村圍獨三人得存凡破圍即據之其後五軍分道大勦慮各巢并力遵廟議名討藍賴二賊而爲質

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諸賊盡平益賊皆草竊烏合之衆語險固則無深溝高壘語糧食則無儲峙飛輓緩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誠任事之臣滅之故甚易也若夫招撫則賊愚有司有司欺朝廷之計耳烏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害則山寇爲甚蓋海倭去來有時山寇常在境內也嶺東賊本細微蔓延十三四載戾夫爲之涕下揆厥所繇上下相遯無異　穆宗詔云封疆以講武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盜賊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巡按御史參劾　聖明哉

永安黃氏三孝子

永安黃氏三孝子者父曰黃讓子曰啓愚曰啓曾永安縣琴江中鎮社人也讓字遜齋年十六父母連沒讓廬墓三載其兄爲賊所得讓罄私橐三百金贖之未幾賊葉千復掘讓父母冢質其骨責贖千金讓不能措乃不告妻子身自質賊易其親骨使從者懷歸子啓愚啓曾聞之哭不自勝假貸親友無所得啓曾乃走賊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非家長操書券田不得鬻願質我而歸父賊然之歸讓讓間行又爲他賊黃允所執葉千以讓久不至乃以繩貫啓曾鼻又貫其踵倒懸之啓愚聞其事哭盡出血晝夜不絕聲諸壘賊哀之卒歸其父

與弟于是讓以策干督府吳桂芳謂歸善之古名
長樂之琴江其地阨塞多連峰沓嶂凶人之穴也
去其縣各二百餘里賊一哨民無所歸命不如遂
縣之以安集其民然後出兵四討賊不足除也桂
芳以爲然遂上其事其後卒縣永安者讓之策也
隆慶四年檄林天賜城永安以讓爲巡方讓以軍
法部勒其傭均勞逸時餱糧平板榦稱畚築四閱
月而畢藩臯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啓愚啓
曾爲知縣陳哲將鄉兵攻破劉漢江賊殺漢江明
年破蘇允山賊生擒允山啓愚爲賊所傷死又明
年督府殷正茂大舉討賊讓散家財募死士百人

從監軍道顧養謙爲衝鋒把總與永安知縣陳立中至各巢說賊各以精銳相從至南嶺賊江萬松據險抗師七日讓說之以身質于賊誘出賊黨官兵遂乘間而入啓曾以父在賊中率所募壯士大呼先登賊盡披靡斬十七級奪讓歸啓曾身被數創而死讓前後率兵剿賊如泥山簾紫嶂施坑南嶺等巢皆爲所破凡斬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賊帥二說下賊巢四降賊衆一千七百四十八還被俘者一百二十八當事屢加厚賞讓爲人謙退志在報發家之讎不在軍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與同事者以冠帶哨官終久之巡按御史有教訪

孝節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巽之授以義民冠帶讓辭曰讓遭不辰禍及先人丘壟破產贖骸子職常事何孝之足云至于待罪行間賴天子威靈大將指麾殺賊以雪家恥不勝幸甚敢言功績乎非分之榮義不敢受卒不受冠帶御史益巽之記郡縣禮獎初啓愚戰死知縣陳哲葬而表之及啓魯死至萬歷十九年邑人乃請于縣爲啓魯建祠讓享年八十一連舉鄉飲大賓以考終三十六年有
詔旌其閭樹坊于永安縣曰一門三孝讓工詩詞善書

廣東新語卷七終

廣東新語卷八

分目

女語

五女將　南海女子　盧眉娘
劉三妹　陳烈母　屈美人
冼母　歐陽桂　東莞三貞女
聶娘　二妃　某氏婦
林氏李氏　天濠街婦　四孝烈
李氏　麥氏　順德六貞女
謝氏　莫烈婦　二烈婦
順德某氏女　長樂興寧婦女

黎母　羅浮女道人　椓者

刲股婦　墜樓婦　錦桂女

廣東新語卷八

女語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譔

五女將

越女知名者自徵側徵貳始二女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雒一作駱交阯有駱王駱侯其將曰雒將二女初起自稱麊泠王據九眞日南合浦三郡兵勢張甚伏波將軍馬援征之凡踰兩年乃滅古女子僭號爲王華戎皆所未有可異也其後吳赤烏間有軍安縣趙嫗嘗著金箱齒屐居象頭鬬戰此亦女賊之雄然不足道惟二洗氏及虞夫人寧國

夫人可稱女中豪傑云冼氏一在尉佗時保障高凉有威德其知名又在側貳之先故論越女之賢者以冼氏爲首冼氏高州人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兩乳輒搭肩上秦末五嶺喪亂冼氏集兵保境蠻酋不敢侵軼及趙佗稱王冼氏乃齎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佗大歡悅與論時政及兵法智辯縱橫莫能折乃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鄰郡賴之今南道多冼姓皆其枝流云又冼氏者亦高凉人其家世爲南越首領轄部落一萬餘戶冼氏幼而賢明曉兵畧善撫諸蠻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爲子寶求娶焉侯景反高州

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冼氏止之旣而遷
仕果反冼氏自將千餘人歩擔雜物唱言輸賦至
柵下襲擊遷仕大破之遂與陳霸先會於贑石還
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
大亂冼氏懷集百粵數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僕
年九歲遣帥諸首領入朝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
史歐陽紇反召僕至高安誘以爲亂僕遣使歸告
冼氏發兵拒之紇潰散詔冊冼氏爲石龍郡太夫
人賜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如刺史儀陳亾嶺南未有所附共
奉冼氏爲主號曰聖母隋高祖以冼氏所獻陳主
扶南犀杖遺之𢾭遺陳主遺冼氏書冼氏見犀杖

慟哭遣孫暄帥兵迎隋總管韋洸嶺南遂定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於廣州冼氏攻破仲宣領彀騎巡撫諸州蒼梧以西首領皆歸附焉高祖冊冼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降璽書慰勞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仁壽初年八十卒夫人智勇兼備至老未嘗敗衂每戰輒錦繖寶幰敵望見以爲神諸蠻皆稱錦繖夫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謹有曰虞氏者英德之虞灣人唐末黃巢破西衡州虞夫爲寨將與賊酣戰而歿虞躬擐甲冑率昆弟及鄉人迎戰賊敗去虞亦歿焉其後兵猺爲亂每見虞朱衣白馬率兵而

來賊輙驚潰嘉定間赦曰夫人生能攮黄巢之鋒歿能制岡巒之寇封爲正順夫人大祠香爐峽中有李氏者雷州人五代間聲教不暨以强凌弱李氏勇敢有謀衆皆信服遂推以爲主帥僞南漢旣平餘黨剽掠皆爲李氏兵所敗一方賴之號寧國夫人祠於雷州有詹氏者東安人李滲之妻丁亥滲集兵勤王以總兵官戰歿詹氏代領其衆攻復瀧東西州縣以功得參將未幾病卒自二洗氏至詹粤人以爲五女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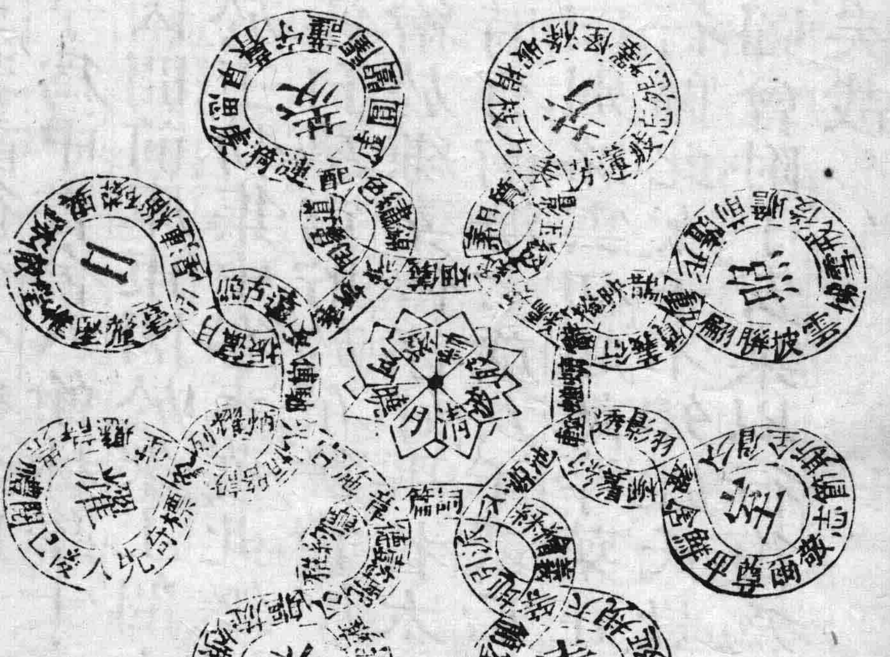
南海女子

唐上元初南海女子所製有聲鑑圖名曰轉輪八

花鉤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廻環讀之四字成句其搆思精巧寓詞箴規似有得乎風人之旨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廻文詩并傳舊有王勃序云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阯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轉輪鉤枝八花鑑銘示予云當今之才婦人也觀其藻麗反覆文字縈廻句讀曲屈韻調高雅有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鑑前烈輝映將來者也昔孔詩十興不遺衛姜江篇擬古無隔班媛蓋以超俊頡掞同符君子者矣嗚呼何勸非成何述非才風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撫鏡以長想爰援筆而作敘

太原王勃譔復有令狐楚跋云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予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夜直禁中奏進旨撿事因開前庫東閣於架上閱古今譔集凡數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獲此鑑圖幷序愛玩久之翌日遂自摹寫貯於箱篋寶歷二年乃命隨軍潘玄敏繪於縑素傳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記考唐武后時有南海七歲女子武后命賦詩送其兄郎應聲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此女子不知姓氏豈郎爲聾鑑圖銘者歟此圖曾附子安集以行復爲令狐文公所賞吁亦異矣哉

璧鑑圖



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爲句通相爲韻其盤屈糾結爲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

盧眉娘

唐時南海多奇女子爲肇鑑圖女子而外有七歲女及何仙姑能爲詩有劉三妹者善歌稱爲歌仙若盧眉娘者巧於刺繡皆古今絕奇女也眉娘生而眉綠細長入以眉娘呼之唐順宗初南海貢奇女卽眉娘時年十四能於尺絹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能以五彩絲一縷分爲三縷於掌中結飛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外有執幢捧節之童不啻千數其蓋廣一丈重三四銖自煎靈香膏傅之順宗歎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宮中日惟飯胡麻二合元和

中憲宗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省娘不樂宮掖遂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逍遙大師尸解後棺中僅一藕屨云

劉三妹

新興女子有劉三妹者相傳爲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間年十二淹通經史善爲歌千里內聞歌名而來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詶和而去三妹解音律遊戲得道嘗往來兩粵溪峒間諸蠻種類冣繁所過之處咸解其言語遇某種人即依某種聲音作歌與之倡和某種人奉之爲式嘗與白鶴鄉一少年登山而歌粵民及猺獞諸種人圍而

觀之男女數十百層咸以爲仙七日夜歌聲不絕俱化爲石土人因祀之於陽春錦石巖巖高三十丈許林木叢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巖口有石磴苔花繡蝕若鳥跡書一石狀如曲几可容臥一人黑潤有光三妹之遺跡也月夕輙聞笙鶴之音歲豐熟則彷彿有人登巖頂而歌三妹今稱歌仙凡作歌者毋論齊民與狼猺獞人山子等類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錄焉不得攜出漸積遂至數篋兵後今蕩然矣

陳烈母

陳烈母者東莞人宋幼帝駐蹕厓由母命其子李

佳應詔既行烈母亦趨廣州至黃木灣自沉以佳赴行在得潮州教授而還哀隕莫及乃築望慈臺於烏沙之陽朝夕哭奠聞者傷之東莞陳璉爲辭有云南海有烈婦能執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愛子別爾盡忠兮大厓山吾盡節兮黃木灣茫茫此恨同精衞一墮滄溟不復還

屈美人

屈美人者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擢爲美人屈氏有才德奉侍恭謹上恩寵之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詣闕宴賚有加復遣官送歸予讀洪武宮辭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艸滿宮春離騷

數爲君王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閭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氍毹

洗母

南海冼圭享桂奇母陳氏性方正不喜世俗非鬼之祭聞魏督學校毀諸淫祠亟取先人舊所崇奉佛像投諸水火娣姒中有怵以禍者陳氏曰有禍吾自當之桂奇字少汾以理學稱蓋得其母之訓云

歐陽桂

歐陽桂連州處女年十八未嫁而夫亾孀守至九

十五歲乃終年八十時當門二大齒長至一寸人以爲異予家有嫺母何九十四歲時生三長鬚黑色皆壽徵也

東莞三貞女

東莞三貞女一曰水南林氏諸生翼龍女也許字陳生元耀生歿女欲奔喪父母兄弟共難之不能得以語其舅舅重傷其志許以吉服迎歸既入門伏夫位長哭哭已舅姑相見飲泣遂易衰經執夫喪如禮喪終乃奉夫主祔於先人之寢祀焉尹守衡曰夫禮也殤不爲後女不爲陳也婦則陳之不得爲殤也後明矣女爲陳也婦陳欲不爲女也後

得乎女歸而陳氏子可勿殤已世徒以女節論猶淺之乎知女也一曰周塘黃氏女許字張邦俊子壻歿女欲往臨視母不能奪與偕行比至猶及襄大殯事越三日謝其母使還曰女爲張家婦不返矣夫葬遂欲殉之或止之曰而姑之初爲此子哭也皇皇不欲生幸而至姑乃強爲而起而郎歿其若姑何女悟姑哭亦哭姑止亦止朝夕奠輒見有羽蟲飛憑女身如儷然其一曰棗湖陳氏女許字於葉氏子亾何葉卒女聞曰生則氏郎君歿非氏郎君乎因痛哭偕媒妁于歸尹守衡曰嗟夫藉三女皆不忍其歿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三女之能

不奴也殆有賢於奴者也若三女者可以風矣

聶娘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賊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聶娘婉眉歌有云丈夫鬚髯愧如此半尺豚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真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奴期沙場血戰吾當爲借娘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二妃

二妃者一曰益陽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

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袒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殮含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予爲歌云爲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不惜新喪王魄已歸士同穴終何補利刃懐滿身欲切奴爲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一曰滋陽王妃庚寅春滋陽銅陵與化永豐信陽永寧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廣州圍急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襲執五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縊殺之王子在襁褓者及宗室女

已嫁者皆捕殺無遺滋陽旣虜其妃某氏色美應
傑苦欲犯之臝其上衣繫於柱妃乘間細析下衣
爲縷經紉予爲之歌云夫爲王妃是我皎如霜身
可裸何必衣與裳禮義爲包裹天留一縷絲以爲
絕命資徒勞強暴守蟬蛻不曾知

某氏婦

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弗克娶夫之毋自鬻
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故而
令毋自鬻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毋婦以夫故而今
姑自鬻以嫁夫乎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
得金以贖姑請於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

紿以被竊婦痛哭兩日計無所施卽自經鄰里聞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暴起擊甲死火燔甲衣金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屈子曰噫雷之能殺人而又能生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爲霹靂之操曰一聲儵兮雷轟聞之者兮一殺一生嗚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於孝婦之身

林氏李氏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林氏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吊之有曰黃泉隨母逝白璧爲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又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朔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

十章而縊有曰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壻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沉者又有王桂卿者廣州人爲張叅戎之妾丙戌年始二十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鄺湛若吊之有曰墜樓未散香烟夢被髮猶存石鼓歌鴈柱只今餘玳甲爲憐落木晚風多

天濠街婦

庚寅冬廣州城破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于樹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乎爲之歌曰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慮黃口兒一去無根蔕

四孝烈

歲甲午新會縣被圍城中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雒之妻姑將就烹莫請於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幸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從之姑得釋而莫就死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君食我殺之以首還其大使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死兵不忍殺女謂兵曰君以女兒身小不足以充一飽乎將奪兵刀自刭兵乃殺之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兵哭而殺之是爲新會四孝烈予哭之有云可憐窈窕三羅敷肌如氷雪顔

如茶再拜乞克君庖廚解粉請代姑與夫妾年尚少甘且脆姑與夫老肉不如請君先割妾膏腴味香不負君刀殳食之若厭飫願還妾頭顱姑老夫無子妾命敢踟躕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伢父千金軀

李氏

李氏名子秀連州人貢生紹英之女舉人莫矜之妻丁亥避亂滄洸賊至拘其夫及二子以行李氏跣詣賊所見其夫被縛甚急指賊大罵賊殺之以其義烈爲之具棺殮葬而釋其夫與二子嗟乎李氏者蓋善於救夫者哉

麥氏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兵競射之乃沒予弔之云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爲羨溢髐箭雖紛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爲湘妃娣魂烈知無匹

順德六貞女

六貞女者順德龍津李氏處女也丙辰春粵東大亂有強暴謀脅致之六女懼且不免以酒相酹一夕同赴水死其家合葬之龜山之陰好事者爲植

女青其上予吊之曰冬青一樹分男女近日男青讓女青不見龍津諸女子萬年枝上顯精靈萬年枝即女青也

謝氏

謝氏玉華番禺市橋人同邑曹世興之妻也世興卒玉華誓不改節其父母紿之歸寧車至門女即自刎家人亟救之玉華左手探喉右手引刀再割而瞑又某氏者南海蘭石人夫梁庚寅城破某氏誓決一死取二小刀一與夫一以自佩未幾兵至蘭石夫被殺死某氏視含殮訖即取所佩刀自割姑驚哭視其喉未斷欲敷以藥某氏亟再割以死

此二事相類予爲雙刃操以寫之辭曰嗟烈烈兮佳人知義兮不知有身手持喉兮一再割血灑地兮紛紛血灑地兮紛紛夜有光兮非青燐鬼伯抱持兮叩天閽

莫烈婦

烈婦莫氏新會人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新會破圍婦家人登陴拒守兵窺其室無人抽刃脅之婦以首觸墻血流破體兵殺之投其首於糞盆中事平其姊夫往而收瘞首重不可舉嘆曰阿姨禮義人也生與我未嘗相見走告婦兄兄舉之應手而起予弔曰蠑首邱山重蛾眉日月光簾帷生不捲

巾帨死猶防又曰一絲婿婦命九鼎美人頭

二烈婦

二烈婦皆番禺人失其姓氏癸巳甲午間有蜀人彭襄者知縣番禺鄉民逋賦襄遣役人捕之得其鄉一婦甚美襄使婦沐浴將嬈之婦碎瓦罌自割死又捕一婦婦自訴妾本諸生某妻家無田粢未逋租明府役人妄拘妾欲行無禮妾死不從乞明府即治役人之罪襄笑曰汝本農家婦子為吾衙役所愛亦何負於汝乎婦大恚恨即觸堦石而死是為番禺二烈婦比年州縣有司遣招撫丁或瘋人入鄉催糧婦女被其拘執以不肯汚辱死者不

可勝數噫兮安得盡其姓氏而紀之

順德某氏女

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其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僕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兮嘗爲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辭有云月將落兮潮水平舟不來兮傷予情獨大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挂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膝舟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驚兮魂恐失

長樂興寧婦女

長樂興寧其民多驕獷喜鬭負羽從軍者十人而五蓋其水土之性也其男即力於農乎然女作乃登於男厥夫菑厥婦播而穫之農之隙晝則薪烝夜則紡績竭筋力以窮其歲年盎有餘粟則其夫輒求之酤家矣故論女功者以是爲首增城綏福都亦然婦不耕鋤即采葛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夫反爲婦婦之事夫盡任之謂夫逸婦勞乃爲風俗之善云

黎母

瓊州府城西故有黎母廟相傳雷攝一卵於山中

生一女有交阯人渡海釆香因與婿子孫衆多是爲黎母亦曰黎姥蓋黎人之始祖妣云黎本鳥獸之民其種性自卵而來固與人殊自古至今王化所不能及也

羅浮女道人

羅浮女道人素月嘗募種梅千本於梅花村雅能詩有云玉女峯頭人冷笑杜蘭香去嫁人間

椽者

劉鋹時宦者有爲三師三公者其官號加內字諸宮使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名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

署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繇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以亡其國潘美平廣州時有宦者百餘人盛服來見美曰是椓人多矣悉令斬之蓋宦者自椓亦椓人以盛其黨故美以爲言然當時宦者亦有賢能如邵廷鋗者廷鋗今祀東莞鄉賢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鋗一人其椓也或因小過未可知詩云夭夭是椓夭者艸之柔長椓而斷之譬人方少好榮如桃李而人作禍以椓之民之無祿至於如此也

割股婦

有李昌期妻者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舅姑有疾刲股煉糜以進疾尋愈鄉人嘉異之夫逝守節三十年乃卒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册爲立孝婦坊景炎二年旌表門閭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永嘉梅時舉曰昌黎嘗辯鄠人旌門爲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鬭很同科爲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

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踈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踈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玄齡妻劓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爲夫爾史尚夸詡爲奇節如何氏爲舅姑刲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顛洞何守志堅厲嘗裴遺族女之孤者傾囊笥捐簪珥絕無靳色是不惟知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

墜樓婦

有林氏婦者新會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適隣村某寇至婦與其稚弟在樓中樓高六七丈甚堅寇攻樓未下欲焚樓女曰姊弟俱死則父嗣絕矣負其弟于背從樓上覆身墜地頭面迸裂而死卒存其弟過者稱其樓曰孝烈樓予爲之銘曰婦一墜樓節孝俱至一完婦身一全父嗣負弟于飛賢姊有翅免孤毀傷杵臼不易背有鬼神矢石皆避前有綠媛後有林氏以墜樓傳仁義之事

錦桂女

歐氏女錦桂連州人其父紹裕以女許賈繼保將

行而繼保卒錦桂易服奔喪自矢守節隣婦勸之剪髮斷一指以拒家貧手植花果紡績自給有司屢旌其門以細女紅布荅之年八十卒論者謂婦而守志者禮因于情女而守志者情生于禮昔王文肅之女曇陽許字徐氏子徐早死曇陽爲之縞素文肅曰爾尚未事徐何以服爲曰隆慶皇帝賓天士庶哭臨豈皆食君之祿耶未嫁而可爲夫服則亦可爲夫守矣嗟夫女之節也所以成仁易有節卦爲女之仁者而言有恒卦爲婦之仁者而言錦桂曇陽其皆女之仁者哉

廣東新語卷八終